

第一份工作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和平婦幼院區皮膚科 蔣承臻

開始我人生第一份工作的時機，是在新加坡念完高中之時，也正是新加坡合法工作的年齡。

當地日夜溫差十餘度（炙熱 - 濕涼 - 驟雨）、沒有颱風、沒有地震，居處在日復一日不變的氣候、溫度之下生活的人們，只需備妥春、夏季候合宜的服飾足矣，或許因此之故，這裡長壽者眾多，但也因為白天酷熱，乃至於課室、公車裡的冷氣溫度似乎維持在攝氏18度左右，所以在新加坡外出隨身一件外套是必要裝備。這兒的大樹普遍粗壯、高大，直入雲霄；著名的雨樹（來自巴西）沿著樟宜機場入境兩旁延伸矗立，它們日夜堅持熱誠的展開雙臂迎接/歡送過往的嘉賓與國人。

肇因於高中畢業在11月，而大學開學卻遠在隔年8月，這期間放空、無所事事竟達數月之久；我尋找工作機會以不讓時光空蹉跎，藉以多少補貼未來龐大的學費支出，希冀打工的歷練與見聞有助於未來步入社會，最後選擇去快樂山動物醫院 (Mount Pleasant Veterinary Centre) 體驗打卡人生。之所以作此決定，除了自己有養寵物，平常喜歡與動物互動之外，也因為自己對醫療執業的興趣，藉此或可一窺個中秘辛，同時了解人類與寵物的醫療差異。這家動物醫院的位置，幾乎居處新加坡的正中央，只是對於一個小而美，捷運縝密、四通八達的國家而言，不論身處何處，在路程交通上從來不是困擾，倒是搭車不走路、拒絕戶外工作的年輕族群日益龐大，是為隱憂。

新加坡學府，只提供技術員的訓練課程，所以在動物醫院內遇到的幾位與我年齡相仿的同事們，他們來院內見習，但之後都得視個人的家庭狀況與經濟能力，各自分飛前往英國、美國、澳洲、或紐西蘭等地進修，以取得獸醫師證照，方可成為新加坡認證的獸醫師。或許因為如此，促成了院內有趣的人員架構：獸醫師大多是華人（新加坡籍、韓國籍），行政人員、護理師和技術員則以菲律賓人居多，見習人員則大多數是新加坡人。我們彼此以英文溝通為主，而菲律賓籍的同事們之間會使用自己的母語。新加坡以華人/馬來人/印度人為主，而來自世界各地的外籍人士卻也不絕於途、數量驚人，因此在客群方面，也和西醫一樣多元化。寵物有不少是外傭帶來看診，也有顧客本身是醫師，就會告知我們不必解釋藥物如何使用。自己之後在成大醫學院上寄生蟲課時發現，一些寄生蟲的名字和治療的藥物竟然是之前在動物醫院時曾經接觸過的，原來同為哺乳類動物的人類、貓、狗，竟然連患病、用藥上都有雷同之處。

這次打工機會，讓我了解原來獸醫師也有分科別、發展多元，例如這間醫院聘雇的醫師們除了是以貓、狗專科為主軸之外，我注意到有一位醫師是飛禽類專科。醫院裡養了幾隻鸚鵡，早上的清理鸚鵡籠子和餵養就是我的日常工作項目之一。可想而知被帶來看診的爬蟲類，自然無法獲得太多治療的建議，更遑論動物園裡的大型動物們了。之後回到台灣，在成

大醫學院實驗動物中心參與實驗時，實際體驗幫豬隻注射麻醉藥，讓我體悟到原來人生中所有的機遇都有可能是未來的養分。

因為快樂山動物醫院具有醫院的規格，所以各種人類會有的急診、抽血檢查、超音波、清瘡手術、化學治療、太平間服務等等，在這裡都有機會觀摩與接觸。初次見識到凍僵的動物屍體被送入火化場；也曾協助寵物主人假日提領寵物的骨灰；印象深刻的有一次牽著一隻全黑的德國狼犬去做超音波，它優雅的步履讓我彷彿牽著的是一匹狼，當下牠給我的震撼，深深感受到自己的渺小；也曾多次拉布拉多貴賓狗來候診，牠們不約而同一律採熊抱飼主的姿勢，非常有趣！另外學到約克夏梗的尾巴會在年幼時被修剪掉，理論上是避免垂墜的尾巴在活動中受傷。除此之外動物醫院也提供健康寵物的服務項目，像是結紮、修指甲、美容、寵物旅館、協尋走失動物等等。上班時還曾遇到高中同學帶著他的三隻惠比特犬來修剪指甲。初次被飼養的寵物通常會經歷全套的施打疫苗、植入晶片、結紮等作業；而即將隨著主人移民的寵物也會來醫院接受例行檢查。我返台時帶上我的寵物紅耳龜，慶幸的是紅耳龜的海關檢驗沒有哺乳類動物的繁瑣檢查要求。

如同人類醫院一樣，動物醫院也是要面臨現實生活中的生老病死、各種各樣的病患族群，不會一直是快樂和諧的場景。奈何人類至今仍無法和動物溝通，因而當動物被置身於不熟悉的環境裡時，動物的不安與躁動更會表露無遺，例如住院的寵物需要出來舒展、透氣

時，得避免牠們彼此之間的互相攻擊；曾經遇過狗兒因為搔癢，而將自己的四肢咬出見骨的傷口來，令人十分不忍；也有傷口腐爛長蛆，或者用利爪攻擊醫護人員（曾親身體驗兔子的爪子可真是鋒利）…凡此種種不勝枚舉。非常佩服獸醫師手術功力和醫療團隊的膽識。在獸醫院天天面對的種種面相，實際上遠遠超出我們普遍對於獸醫師們工作內容的印記（每天耍弄可愛動物等等的幻象中的美好交流），正所謂“沒有三兩三，怎敢上梁山”，都得有真材實學啊！唯有親身經歷才會知道各行各業的箇中辛酸。由於寵物很難配合被餵藥，這讓我從中學到除了如何抱動物之外，還有不同的給藥方式，包含用針筒、磨粉、分裝膠囊、與營養配方飼料等等，所以如何調控動物情緒也是獸醫師與技術師必要熟悉的知識環節。每當往生的寵物在夜間被送至太平間，或者被安樂死時，看到牠們的主人哀戚的神情，讓我深深感受到寵物對人類在精神上所提供的無形慰藉。在某些主人眼中，寵物是家人，所以非常願意積極求醫，相對的在醫療過程當中，動物的死亡也可能造成醫病糾紛，可以想見獸醫團隊在執業上所承受到有形與無形的壓力不小。至今安樂死本身仍存在著不少爭議，在接觸寵物們的死亡過程當中，也讓我更加珍惜自己所擁有的生命。

由於打工時機適逢申請大學之際，乃藉機向院內醫師們請教大學新鮮人選科選系的經驗傳承，有趣的是大家異口同聲、一致認為牙醫師的生活品質比獸醫師和西醫好。而如今的

我只親身經驗西醫的養成，無法證實當日眾口鑠金的結論真偽，還是世人總是這山望向那山高？

醫院內有提供午餐，料理上也因為員工的組成比例，讓我有幸品嚐許多菲律賓的佳餚，其中一道是sinigang，是菲律賓的家常菜：酸湯，據說是使用羅望子才會帶出酸酸的味道（也可以用番茄等蔬果取代）。返台之後，大學期間曾去美國羅德島醫院當交換學生時，遇到美籍菲律賓裔的神經外科主治醫師，還以他的家鄉菜為聊天話題之一，借題還境任時光倒流憶往！每逢假日上班，醫院的廚房沒有開伙，這時就會訂附近的新加坡華人小吃，最常吃的是鴨肉飯或叉燒麵，據個人所知新加坡的小販美食通常“實符其名”，鴨肉飯就是鴨肉和淋了醬汁的飯，不會有其他配菜，頂多兩三片黃瓜鋪陳其上，非常適合厭惡蔬菜之人。

工作期間，同事們忙裡偷閒彼此分享日常的趣事，還得面對飼主的合理與不合理的要求與情緒傾倒，也體會到何謂“真”忙：有椅子卻沒空坐…等等；數月相處甘苦與共，自然而然與同事們培養出良好的默契。離職前，幾位與我年齡相近的同事們為我舉辦送別饗宴（日式料理吃到飽），至今記憶猶新，真摯友誼總是感念！離職後我幾度買飲料回去探班，又去走了趟搬遷後的新院區瀏覽，在那當下昔日共事情懷恍似湧現。舊院區比較像單層殖民地的建築風格，戶外還有一大片柏油路地面，在新加坡天天熱情如火的季候下，徒增戶外溫度罷了！路過行人踩在柏油路面，那熱度是會穿透

球鞋熱痛腳底的，想像那柏油路面若是碧草如茵，一片翠綠，那該有多好！相較於舊院區，新院區它採取明亮的多層樓分區設計，前面是一個小公園，由於它位於住宅區中，更方便寵物前來看診。

天生口福不淺！短短數月打工期間還遇到醫院尾牙，集結了Mount Pleasant Veterinary Group所有醫療院所的員工，不僅席開數桌，還訂了夏威夷的扮裝主題，令我感嘆於此間動物醫院規模之大！此次尾牙在新加坡島鄉村俱樂部舉辦，既然是高級聚會場所，自然是交通不便。該俱樂部位於自然公園裡面，充分被綠意盎然的樹種所環繞的深山。當活動結束時夜已深沉，我們幾位同事不想搭遊覽車回醫院，幸好其中一位好心獸醫師見義勇為、伸出援手，讓我們搭他便車才得以安然歸返。相信好人有好報，祝福他！

很慶幸第一份工作機會是選擇自己喜歡的動物相關行業，直至今日讓我深刻驗證：工作必須是自己有興趣的。畢竟人生不可能一帆風順，過程中必定會有許多人算不如天算之處，當遇到挫折時，要能夠找到繼續努力的動力與樂趣。雖然年輕時與社會接觸面有限，只能仰賴長輩或過來人的經驗談，但是我深信抱持著比他人多一分的好奇心與勇氣去多方嘗試與探索，除了可以發現更多可能、可行性之外，同時也可以更認識多面相的自己。過往點點滴滴累積的歷練，正是影響我進入醫學院後的選科抉擇。☘